

讀者書簡

往事不能如煙  
——讀陶英惠回憶錄有感

元冰峰

回憶錄緣起

最近讀了陶英惠先生的回憶錄，全名是《往事不能如煙——陶英惠回憶錄》（以下簡稱回憶錄），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二〇二〇年台北一版。據其自序所言，是根據他六十多年的日記寫成的。他自一九五六年大學時代起，就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從未間斷。退休後，感於胡適生前常勸人寫回憶錄，保存時代的見證和歷史的素材。於是將日記分類排比，完成了這本三百六十多頁的回憶錄。「往事不能如

煙」大概是陶先生出版回憶錄的緣起。

流亡學生時代

我讀陶先生的回憶錄，始知一九四八年中秋節前夕國共爆發濟南戰役時，他在濟南市讀初中。城被共軍攻破後，從屍體塞道的戰地逃出，流亡到南京。然後由教育部分發到浙江省海寧縣長安鎮上的國立濟南第一聯合中學讀書。最後再經廣州、澎湖輾轉到台灣。我對這段流亡學生的經歷與生活很熟悉，因為當時我在濟南讀高中，也

是從濟南戰役的炮火中逃出，隨著流亡人潮下江南的。同時也進入國立濟南第一聯合中學讀書，說起來與陶先生是同學，但未嘗謀面。現在讀他的回憶錄，彷彿對那段流亡過程又親身經歷了一趟，所以倍感親切，也深受感動，頗有白居易《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之感。

中央研究院的崢嶸歲月

俗語說，無巧不成書，巧的是自一九四九年，在江南國立濟南第一聯

合中學離散之後，過了十五年，又在一九六四年十月，陶先生和我同時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重逢相識，成為同事，從事近代史學的研究。

一九八一年五月，陶先生以研究員的身分奉調中央研究院院長室秘書主任，長達八年之久，服務過三位院長，錢思亮、吳大猷、李遠哲。因與李院長事先約定，以一年過渡時期為限，為時較短，對李院長的行止處事記述不多。但追隨錢、吳兩位院長的時間較久，對他們處理院務的情形以及性格與作風則有詳細的敘述和評價。現從陶先生的回憶錄中，摘取幾個要點略作論述。

### 一、高風亮節的錢思亮院長

陶先生在近史所研究的專題是蔡元培及其教育思想。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長，因此陶先生對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及發展的歷史發生興趣，並有論著問世。這可能引起時任院長錢思亮先生的注意。此外，自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一年舉行的五次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都因院長室秘書組人手不足，臨

時把陶先生拉去擔任紀錄員。錢院長當然看過這些紀錄，自然對陶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八一年五月，院長室秘書主任萬紹章屆齡退休，空缺待補。這是一個階高俸厚的職位，在行政體系上是院長與總幹事之下的第三號人物。待遇除正薪外，還有特支費每月新台幣六千元及兼任國民黨中研院黨部書記交通費每月七百元，此外又在院長的特別費項下月領一千元之贈款。在中央研究院這個清寒的學術機關裡，這可稱得上是個肥缺。總幹事高化臣教授力薦秘書周天健接任，但為錢院長婉拒，並親自徵調近史所研究員陶先生擔任秘書主任。於此可見錢院長的知人之明與大公無私的風範。

秘書主任的工作，除了掌管院長室的公文，還要負責溝通與折中院長室與各研究所之間的研究方案及人事任命問題。此外更重要的是襄助院長籌備每兩年舉行一次的院士會議，選舉享有終身最高榮譽的新院士。這是一項重大繁瑣的業務，但對陶先生來說，這不是難於

完成的任務。上文已經說過，他做了五次院士會議的紀錄員，對於會議的運作與流程都很熟悉。同時他又是研究蔡元培的專家，對中央研究院的典章制度瞭如指掌，因此對於籌辦院士會議可謂駕輕就熟，每次舉行院士會議都很順利成功。

院士會議的重頭戲是新院士的選舉。當時院士選舉只分數理、生物、人文三組（現據中央研究院二〇一四院士會議修訂條文第二條，分為數理科學、工程科學、生命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四組）。按照規定，先由評議會依這三組分別提出新院士候選人名單，以學術著作或領導學術機構有卓越貢獻為資格，加以審查評選，然後由全體院士投票選出新院士。選舉過程與計票方式非常複雜，院士選舉規程第十三條條文如下：

院士會議各次投票（第一次包括通信投票，第二次以後包括委託投票）結果，候選人得三組綜合票數三分之二者當選。但在第一次投票時，如本組投票數達本組院士人數二分之一，候選人得

本組票數達本組投票人數三分之二者，則其在各次投票得三組綜合票數過半數即為當選；如本組投票數未達本組院士人數二分之一，仍需得三組綜合票數達三之二方為當選。

雖然選舉法規如此嚴格，但由於學閥的門戶之見，或者拜託送禮與請客等拉票的激烈競爭，難免影響院士的選舉。陶先生在回憶錄裡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外人所知的內幕。例如有些很好的學者，在評議會提不出來。有的評議員同時被提名為院士候選人時而不知迴避，反而利用評議員的職權把本組的候選人儘量從名單上刷掉，留下自己，認為這樣可以穩操勝算當選。甚至還有候選人所提著作竟有抄襲之嫌等等。但是由於院士選舉法規的嚴格與計票方式的特別規定，這些投機取巧的候選人多半未能當選。陶先生對這些情節，在回憶錄裏都有細膩而生動的描述，而且還指名道姓地實錄，或者以英文字母代表某學人的姓氏，但明眼人一看，按圖索驥，就知道所指何人了。陶先生稱此為新儒林外史，令人讀了不禁拍案叫絕。

一九八三年五月，錢院長接到西德科學研究院的邀請函訪德。同時又接到他的母校美國伊利諾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的通知。而且這一年又是不開院士會議之年，按規定院長得去美國各地與在美院士舉行座談會。於是他做了一石三鳥的出訪計劃，為期一個半月。

據陶先生回憶錄，錢院長於五月一日啟程訪問西德。五月十二日乘機飛美國芝加哥，十五日接受伊大榮譽博士學位。十七日及二十一日分別在芝加哥與華盛頓舉行在美院士座談會。此外又在六月一日訪問哈佛大學，與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孔復禮（Philip Kuhn）中午餐敘，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費正清研究中心的合作計劃，交換意見。

錢院長於六月十六日搭乘華航班機返台。由於旅途勞頓，風塵僕僕，身體已感不支，但仍立即到院上班視事。二十二日終以糖尿病併發症入住台大醫院診治，於九月十五日溘然長逝。

諸葛亮《出師表》有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諸葛亮輔佐劉備，建立蜀漢政權，任丞相。劉備死，繼續輔

佐劉禪。曾五次出兵伐魏，病死軍中。錢思亮院長也是因公辛勞，病歿職守。如果錢院長思亮的名字有孔子所言「見賢思齊」之意的話，真可以說是名副其實了。

此外，據陶先生回憶錄，錢院長一生清廉，中央研究院院長向有每月萬元新台幣的特別費，其中一半為院長可支領自用，歷任院長都是在月初自行支領。惟有錢院長分文不取，全部分贈給總辦事處辛苦工作的同仁。如前所述，陶先生以秘書主任就月領一千元贈款。高風亮節，可見一斑。

## 二、風骨峻嶒的吳大猷院長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日，蔣經國總統任命吳大猷為中央研究院院長。他上任之後，對於人事安排，決定不作更動，各單位主管一律留任。陶先生本擬趁機辭去秘書主任，回近史所做研究工作。但感於吳院長的懇切挽留，遂亦留任。

據陶先生回憶錄，錢思亮與吳大猷兩位院長的性格與作風，截然不同，並

引述吳大猷的話說：「我們的脾氣有時適相反。他謹慎、細心、忍耐、認真；而我則對人對事喜怒哀形於色，有時粗枝大葉，不耐細節。」所言非常信實。

陶先生說吳大猷院長缺乏主持会议的經驗。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即上任後第十一天，首次當主席主持在院院士座談會，開會致詞喋喋不休，老是講述個人意見，與開會主席致詞無關。以致引起葉曙院士的制止，請他先離開主席的位置，指定代理主席以後，再發表自己的意見，給他很大的難堪。其粗枝大葉，不耐細節之處，於此可以證實。

吳大猷院長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參加過多次院士會議。一九八四年他主持第十六次院士會議，當時會議開幕儀式先唱國歌再由主席致詞。但他不等司儀宣佈開會就上台講話，打亂了開會的程序，引發會場騷動。這又是他不耐細節所發生的錯誤。

但是瑕不掩瑜，吳大猷院長畢竟是傑出的學人，這是眾所周知的。他在學術上持開放的態度，歡迎國外院士與學者來中央研究院訪問或工作，而且在這方面做

出了很大的貢獻。最重要的是，邀請他得意門生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院士，來台參加中央研究院第十七次院士會議。當時海峽兩岸還處於敵對狀態，政府明令禁止海外與大陸有往來的七位院士來台，其中包括楊振寧院士在內。

中央研究院是直屬總統府的機關，吳院長上任後即開始就楊振寧院士來台參加院士會議的問題，與政府有關負責人溝通，陶先生在回憶錄裡有詳細的記載。經過一年多的商討，政府終於同意楊振寧院士夫婦於一九八六年來台，參加中央研究院第十七次院士會議，同時並向其恩師吳院長八秩誕辰祝壽。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蔣經國總統召見楊振寧夫婦。

吳大猷院長在力爭海外院士及滯留大陸院士回到中央研究院來的號召，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事後陶先生在回憶錄裡寫道：

由於楊院士之順利來台，不僅解除了限制七院士來台的禁令，後來又擴大之促成滯留在大陸上的第一屆院士，也應邀來台參觀。在當時，這幾乎是絕對

不可能的事，他卻做到了。從此兩岸學術交流開闢了一條更暢通的管道。識見與魄力，真非常人所能及！

對吳大猷院長可謂推崇備至。

一九九三年，吳大猷院長辭職，由李遠哲繼任院長。

二〇〇〇年，吳大猷院長病逝，《傳記文學》社的負責人王愛生女士打電話請陶先生寫一篇紀念吳大猷院長的長文章，遂撰〈風骨峻嶒的吳大猷先生瑣憶〉，刊於《傳記文學》第七十六卷第四期。現在緬懷故人，陶先生在回憶錄裡又重申對吳大猷院長的尊崇和讚揚，說他一生保持書生本色，好仗義執言，痛恨逢迎阿諛之人，是風骨峻嶒的知識分子，可謂蓋棺論定。

## 結語

總的來說，陶先生的回憶錄是他所見所聞所思以及親身經歷的事跡，都是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因此不但是他個人的傳記，而且也是關乎中央研究院遷台以後院史的重要文獻。